

ORIENTAL STUDIES

VOLUME 5 FEBRUARY 2015

CONTENTS

ARTICLES I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S

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

孔垂長 ii

儒學的現代應用

葉國良 v

日本高等教育對儒學思想的提倡與實踐——以東日本國際大學為例

郭飛鴻 viii

ENGLISH/CHINESE ABSTRACTS

日本高等教育對儒學思想的提倡與實踐——以東日本國際大學為例

郭飛鴻 xviii

Moral Education and "Mono no Aware"

MIZUNO Yuji xix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narrative for Fukushima – children, 'education' and local communities –

MAE Masanao xx

The First Rece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urope

SEKIZAWA Izumi xxi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Thought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stitute of Confucian Culture
Higashi Nippo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講演論文原文】

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

孔子第七十九代嫡裔 孔垂長

中國儒家思想不僅僅只是一種學說理念，也是一種文化。儒學思想主導了中國兩千五百多年來文化的發展，也是中國倫理思想的核心，並且被廣泛的實際運用在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

先祖孔子儒學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表現了人類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一種強制性的思想，而是出於人類社會道德生活對於自身的內在需求，是一種自發性的思想觀念，所以儒家的儒學思想可以水到渠成的直接在日常生活裡應用與實踐，是一種和諧的處世之道。

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首先是肯定人的現實價值，提倡人存在的意義。儒家思想肯定了人生存在現實世界的意義，認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處於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也表現在人權思想的觀念，提倡尊重他人的生命，為他人著想。這也就是「仁者愛人」的思想，「仁者愛人」包含著對人們基本權利承認和肯定的內容。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礎，所謂「仁之所至，義所當然」。中國古代「仁」字是這樣寫的，人兩足走路旁加個二，為什麼不加個「一」？「二人」是兩個人，就是人與人之間，就是社會，自處於仁是「體」，處於人之間就是「相」和「用」了。孔子講到「吾道一以貫之」，換句話說，就是體用一貫。

孔子思想體系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仁」，仁者愛人，人類唯有發揚仁愛的精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能敬天愛人。

先祖孔子在《論語》中，就有兩次提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念。在個人行為到國家互動，孔子極力反對損人利己、乘人之危、欺騙殘害他人的行為，因此，儒家思想非常強調「推己及人」，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和諧圓滿的人際關係以及世界和平。

而要實踐「仁者愛人」，「五倫」和「十義」為必要的方法，等於是从小到大，由家庭到社會和國家。所謂五倫，就是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十義就是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

朋實、友信。舉例來說，儒家文化很重視孝道的觀念，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中國家庭一向以父慈子孝為標竿，直到今天，「百善孝為先」的觀念仍深深影響著我們，這不僅成為中國文化的精髓，也由中國傳播到世界各地，對中國鄰近國家影響更為深遠，韓國和日本的社會就是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

儒家的處世哲學有另一項特點即是把人倫關係的規範由家庭推展到社會和國家，規定了每個人為維護良好的人際關係應當遵守的基本道德準則，所以要「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每一個人，對待他人，要多一些善心和關愛，多一些誠實和信任，多一些禮讓和寬容，多一些反躬和內省，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就是儒家對人權思想的觀念和基本態度。就是要人們有友善、寬容、助人之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也提倡努力完善自己本身，讓自己變成更好更完美的人，這就是儒家思想裡面提倡的君子修身。君子修身是人的自我完善，而人的自我完善，可以提升人的素養，使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有理性、有道德或美德、有教養的人，這就是個人自治，每個人可以由修身來增加自己良善的一面，並將這種良善發揮到最大程度，同時會把自己低劣的一面降到最低限度。儒家思想強調，人唯有透過修身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君子，才能立足社會，受人敬重。

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還提倡尊重大自然的環保思想，人要與自然和諧共存。儒家思想主張人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反對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反對片面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取物限量，取物以時」的生態倫理思想。就是要求我們把人與自然的關係納入到倫理思考的框架之中，把倫理的道德和義務擴展到動物、植物和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因為在儒家思想看來，人與宇宙萬物是貫通一體的，是統一的生命體，都是稟受天地之理、陰陽之氣而生的，自然界中的動植物與人一樣，皆為地球生命社區中的一員，均有自身存在的權力和價值，它們的生命是不可以隨意被剝奪的。

先祖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即強調天人合一的觀念，呼籲大家注重人與自然的關係，孔子認識到自然規律不可抗拒，他指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先祖孔子言行中包含了豐富的天人和諧共存的生態保護觀念，他認為人類應該認識並遵守自然規律。《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提到了「鈞而不綱，弋不射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非常注重生態平衡，遵從自然規律。

今天的世界天然災害頻傳，這是國家社會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了繁榮破壞

了自然，為了經濟犧牲了環保，才會造成大自然的反撲，因此，我們應該省思和改進，向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學習。

儒家思想處世哲學還包含了民主的思想。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思想，可以分為二個方面，柔政和王政。政治歷來有「剛」、「柔」二分的傳統，而儒家是尤其重視的是柔政的，所以先祖孔子給這種思想定名為「儒」。先祖孔子曾經說過：「儒，柔也。柔，水性也。水，既有形，又無形；既可載舟，又可覆舟。柔，還可以克剛。」在儒家思想中，把「民」比作「水」。儒家思想強調「水能載舟，又能覆舟」。所以，柔政是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思想。王政是相對霸政來說的，「王、霸」為孟子政治理想中兩種不同的政治。王者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人民，故民皆悅而從之；霸者則惟以武力征服人民強使從己。霸者之行為，雖然有時似乎也是為了人民，然其意只不過以之為達其好名利好尊榮之手段。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以，王政也是儒家思想中的民主思想。

總之，雖然儒家的思想，是距今兩千多年以前提出的，可是儒學思想的本質與精神，是古今通用的學說和理論，沒有時代的侷限性，也沒有地域的隔閡性，是人類史上極具價值的思想體系，至今仍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失去實用價值。儒家思想的處世哲學非常適用於現代的日常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中，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跟多元的實踐價值，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身體力行。

儒學的現代應用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 葉國良

一、人民需要的比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還多

百餘年來，人民普遍追求的價值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這是相對於專制帝國統治下的生活而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專制帝國陸續崩潰，人民似乎看到了曙光。透過選舉，產生政府和民意機構，並設立社會救濟制度，這些價值似乎得到了保障。但是近一二十年來，人們對政府與民意機構越來越不滿意，抗議、示威頗為普遍，即使北歐福利國家也時有所聞，有些地區極為激烈，甚至導致政府垮臺。

針對民眾反對自己選出來的政府和民意機構的現象，許多學者紛紛分析其原因，諸如政府削減社會福利，政黨壟斷利益，國會立法圖利少數財團或特定族群等等，也有學者從國際經濟的角度分析認為是跨國企業和全球化導致貧富嚴重不均所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其名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指出目前財富集中的情況較之十九世紀更為嚴重，青年失業率高，薪資低。總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信念不能扼止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不能提供人們幸福感，因而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為價值而建立的政府是否能夠信賴也受到了質疑。顯然，人民需要的比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還多。筆者以為：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應重新檢討原有的信念，並提出新的信念。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所謂自由，富人以之為藉口跨國逃稅，而貧困的民眾毫無能力遷徙，何來遷徙自由？他們的言論不會被報導，何來言論自由？所謂平等，頂多是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經濟體制、受教育權平等嗎？所謂民主，透過代議制度後，民意還剩下幾分？其實已淪入少數菁英的手中。所謂法治，是為誰立法？這些都受到質疑。固然，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機制下，這些問題有可能局部改善，但筆者認為：有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機制，卻仍然引發廣泛的不滿，是因為其中還缺乏讓廣大民眾感到幸福的因素。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信念來自西方世界，其實不能完全滿足各文化圈的需求，畢竟幸福是感受問題，和地區文化息息相關，如今各文化區恐怕都各自有其缺

乏幸福感的因素。筆者認為東亞儒教圈可以另外提出傳統信念，來彌補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不足，特別是要面對挾著極端資本主義而發展的超大企業。這些超大企業，都喊著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口號，以提供就業機會為名，控制了民眾的生活，限制了民眾的自由，製造經濟的不平等，以金錢影響民主體制，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法令，實際上乃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破壞者。

二、儒學的三項基本思想

東亞最具有共通性的價值是儒學。筆者曾歸納出儒學有三項基本思想，即人文思想、民本思想、仁愛思想，這三項傳統思想，也許可以彌補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不足。分述如下。

（一）人文思想

人文思想最初是和神權思想相對而言的。神權思想認為人的吉凶禍福，由鬼神操控，因而相信命運，不重視個人智慧能力的開發。儒者則意識到人本身的價值，人具有無限潛能，可以發揮智慧，創造新事物、新文化，克服自然災禍以及人事的困難，從而掌握自己的命運。如今人文思想還衍生出另一個意義，即對抗科技怪獸，也就是人的價值不應該被科技取代或犧牲。

（二）民本思想

所謂民本思想，即認為國家社會的構成主體為廣大人民，而不只是統治者或少數貴族，因此，政府施政的目標，應以人民的幸福為依歸，而不能只照顧統治階層的利益。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引申出聖賢主政、禪讓政治、革命、輕稅賦等主張。總之，民本思想要求施政要有道德感，以人民的幸福為重。

（三）仁愛思想

所謂仁愛思想，即認為仁愛為引導社會走向和諧幸福的原動力。各種人際關係也都應該講究仁愛，就是所謂夫婦有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學校教育重視人格的養成，政府施政應以愛民為依歸。

三、儒學能幫上什麼忙

依照上文所述，基於人文思想，學校應加強人文教育，講求科技倫理，鼓勵學生發揮潛能與智慧，突破大企業的籠罩，創意創業，爭取知識、經濟的真正自由與平等，

而不只是獲得生活上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法律地位的平等而已。同時堅持科技不可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否則寧願降低生活水平，犧牲科技。基於民本思想，社會要以道德來檢驗所有政治人物和政令，杜絕貪污舞弊，政府和民意機構不可和財團掛鉤，不得接受政治獻金而圖利特定企業，施政必須以民眾的福利為依歸，不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不利多數人民的法律。基於仁愛思想，政府應兼顧世代正義，降低留給子孫的債務，增課富人稅，積極調升最低基本工資，加強社會救濟制度，拒絕跨國企業的血汗工廠。

這三種思想都帶有道德性，而道德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信念中不太重視的。由於當代社會處處強調法律，而不太重視道德，因此在爭取民眾幸福的論述中，民眾普遍處於弱勢。大企業擁有龐大資源，能買通官員，甚至操控輿論。政府及民意機構則躲在民主、法治的保護傘下，迴避道德問題，宣稱自己完全合法。因此人民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知識份子必須努力宣揚這三種傳統思想，並使之深入人心，成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蔚為輿論，然後才有可能用來監督政府和民意機構，落實民主、法治，爭取真正的自由、平等，降低社會的痛苦指數，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四、結論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是歐美世界數百年政治角力下的產物，它的屬性偏向政治層面，不太重視道德層面。華爾街釀成金融風暴，災難還未過時，其中的肥貓已然坐享巨額酬勞，不以為恥，正是具體寫照。東亞儒教圈國家，應該記取教訓，將道德成分注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信念中，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不要讓人牽著鼻子走。

日本高等教育對儒學思想的提倡與實踐 ——以東日本國際大學為例

東日本國際大學東洋思想研究所研究員 郭飛鴻

東日本國際大學位於日本福島縣的磐城市(いわき市)，其設立於1995年(平成七年)。雖然從大學成立的年代看來，該大學的創校歷史並不長，但是做為該大學的創立者：學校法人昌平黌，早從1903年以來，就在日本推動以儒學思想為本的教育活動，迄今已有一百一十年的歷史。正是因為學校法人昌平黌長年來在日本教育界所建立的口碑，使得東日本國際大學在創校的第一年招生時，報名人數竟達招生人數的六倍之多，在超少子化的當代日本，私立大學在第一年就能有著這樣卓越的招生成果，令許多大學相關人士感到驚嘆不已ⁱ，所以受到各界的注目，之後隨著大學辦學有成，報名人數更是逐年遞增。

此外，學校法人昌平黌長年致力於推動儒學教育的理念，也具體落在東日本國際大學之中。例如該大學就是以《論語·季氏篇》中的「行義以達其道」，作為建校的精神與目標。同時，該大學更將儒學思想具體融入大學教育的正規課程中，並且透過舉辦孔子祭以及與儒學研究相關的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不但將儒學思想紮根於青年學子的心中，更讓該大學在日本成為以推廣儒學思想而聞名的國際性大學，這也是該大學不同於其他日本的大學的最大特色，因而使其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界的矚目，所以經常受邀報告該大學的作法ⁱⁱ。正是由於該大學的與眾不同，所以值得更進一步考察東日本國際大學的辦學精神，以及其在大學教育裡，對於提倡與實踐儒學思想的具體做法。

一、以承繼昌平黌的精神為己任

東日本國際大學的創立者學校法人昌平黌，從1903年創立以來，一直以秉持江戶時代的昌平黌精神自居。關於昌平黌的歷史，最早可回溯到林羅山(1583—1657)的時代。林羅山在協助德川家康，奠定了德川幕府的文教事業的基礎後，於1632年(寬永九年)因為得到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年)的支持，賜與他位於上野忍岡(約位於今上野恩賜公園一帶)的土地，所以林羅山在這裡建立了孔廟和經營林家塾，這也成為了昌平黌的起源。

林家塾在林羅山去世之後繼續發展，在1663年(寬文三年)時建立了專門的學舍。

等到了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年)之時，更於1690年(元祿三年)以國家的名義在湯島(約位於今東京都文京區)建立了專責機構，不僅將林家經營的孔廟遷入新設立的大成殿中，也將林家的學舍遷移至此，正式命名為「昌平黌」。命名為昌平主要是兩大意義，首先是因為昌平是孔子的誕生之地，所以代表這是一所教導孔子思想與儒學思想的學校；其次是昌平更蘊含著藉由儒學思想的提倡與實踐，促進國家昌隆與和平的意義ⁱⁱⁱ。

「昌平黌」到了1790年(寬政二年)時被改名為「昌平坂學問所」，地位也從過去私人的學舍，變成了直轄於幕府的教育機構，幕府還為「昌平坂學問所」制訂了相關的學規和職志，使得「昌平坂學問所」的性質接近今日的國立大學。在幕府的提倡下，「昌平坂學問所」從十九世紀起，成為德川幕府的文教中心，並與皇室與貴族的學校一學習院齊名。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後期，隨著政治權力中心從幕府將軍回歸到天皇，也使得過去在德川幕府時代所創設的「昌平坂學問所」被改稱為「昌平學校」並在歷經了幾年的發展之後，原來在昌平學校的主要負責儒學和國學的師資，到新設立的東京大學的文學部任教，而這也結束了官辦昌平黌的時代。

昔日江戶時代的昌平黌傳統，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再次轉由敬愛昌平黌精神的民間人士所繼承，他們透過私立中學的設立^{iv}來延續這個理念，後來在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日本國會通過私立學校法之後，這些民間人士進一步成立相關的學校法人推廣昌平黌的理念，等到田久孝翁(1921—2008年)擔任學校法人昌平黌理事長之時，開始透過大學的設立，逐步將昌平黌的理念從中學教育，擴展到高等教育之中。

田久孝翁首先在1966年創辦昌平黌短期大學^v，並且得到理念相同的山岡莊八^{vi}(1907—1978年)的支持，並由山岡莊八出任名譽校長。在山岡莊八的建議下，該校以「一、樹立昌平黌的精神；二、貫徹重視名譽的教育；三、以大和之心行義；四、以形成人的品格為使命；五、以教職員的團結為宗旨」^{vii}，作為辦校的方針。後來，昌平黌短期大學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學校的特色與口碑，使得學生和師資規模日益擴大。到了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之時，為了紀念短期大學創辦十周年，山岡莊八再次受田久孝翁之託，在紀念碑上寫下「行義以達其道」，並且語重心長地提到：

「在現代的日本人當中，最欠缺的就是義的精神。唯有透過教育才能教導人們義為何物！而這就是昌平黌的精神……。

只要能肩負起比社會更多的重責大任時，就一定能讓學生知道義為何物！這也是如今在這個地方立起刻著這些字的紀念碑的唯一意義。而這才是所謂的教育。」^{viii}

就這樣，很多師生受到山岡莊八很大的精神鼓勵。而紀念碑與山岡莊八的揮毫更

成為了該校的重寶。

「行義以達其道」的精神，不但成為短大的教育理念，後來於 1995 年，東日本國際大學創立後，也承繼起這個重視「義的精神」之傳統，繼續以「行義以達其道」作為其辦學的精神。同時為了順應時代的變遷，讓學生更了解這句話的意涵，該大學更進用簡明的方式告訴學生，所謂「義」的精神包含著「正義」、「道理」、「生而為人的同理心」、「禮節」、「信賴」、「正直」、「直率」等意義。另外，「行義」就是能夠做到「由於你的關係，周圍的人也變得和善」、「由於你的關係，大家都能獲得勇氣」類似這樣的關懷和奉獻。該大學希望藉由鼓勵學生「行義以達其道」，讓學生們成為為充滿人性的人才。¹⁸就這樣，東日本國際大學在建學理念上，承繼起近三百年來脈脈相傳的昌平覺的精神，以提倡與實踐儒學思想中的「和」、「義」等精神為己任^x。

二、對於推動儒學思想所做的努力

在東日本國際大學成立之後，秉持著過去以來的傳統，透過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以及藉由舉辦與儒學相關的活動，向學生與社會大眾提倡儒學思想和理念，並且收到不小的成效。綜觀該大學在推動儒學思想上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儒學思想成為該校正規教育的內容

該大學透過正式的大學課程傳授儒學思想，例如規定「學論語」（論語を学ぶ）這門課，是全校學生的必修課程之外，在「教養科目」（類似台灣的大學課程中的共同必修課程與通識課程的結合）裡，特別規畫開設了「論語素讀」，以及「論語幸福論」這兩門課程，希望透過這兩門課更加深好學而慎思的學生的儒學素養。

另外，在該大學的經濟情報學部的課程規劃中，規定中高年級的學生，必修一學年的「和平經濟」（平和經濟）。而開設這門課的根本思想，就是孔子「以和為貴」的精神，誠如山岡莊八所說：「所謂的昌平覺精神就是本著真理，去探求和平和繁榮之道…」¹¹，所以「以和為貴」的精神也是昌平覺一貫的精神。這樣的想法也得到田久孝翁的認同，所以不僅將「和平經濟學」視為是重點課程，也對這門課有著深深的期許：

「我在思索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時，考量到在經濟社會裡追求和平的可能性。在期望催生新的『經濟哲學』的同時，透過學問探求萬物的原理和人的業，以究明文化和心理的世界 因此更深深地感受到遵從宇宙的原理和法則而立證的、

有著廣泛意涵的『和平經濟學』的重要……(透過和平經濟學)來給與萬物生命平等的保障,並改良不公平的原則,圖謀根絕戰爭經濟,同時匡正以錢和物來解決所有問題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營現狀……。」^{xii}

在這樣的想法中,充分流露出孔子「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xiii}的精神,所以在田久孝翁規劃下的「和平經濟學」(即後來的「和平經濟」),也被視為是「以儒學精神為立腳的經濟哲學」^{xiv},所以這門課也成為該大學獨具特色的課程之一。

(二) 定期舉辦孔子祭

東日本國際大學固定於每年的六月舉辦孔子祭,孔子祭可說是該大學最重要的行事之一,也是該大學最具特色的活動之一。孔子祭的舉辦可以追溯到いわき短期大學的時代,當時雖然學校在辦學上逐漸上軌道,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加,但是田久孝翁卻有感於學生逐漸深受到世俗化、功利化等惡習的影響;另外,由於學校的名稱由昌平覺短期大學更名為いわき短期大學,雖然如此可以加強和當地的結合,但是這樣一來,也讓一些年輕學子,逐漸不關心昌平覺的歷史與建學的精神。為了改善這樣的風氣,田久孝翁除了親自向學生講授昌平覺的精神之外,並且從平成元年起,發行名為《覺窗》的季刊,在創刊號中特別提到:

「昌平覺有著三百年的歷史和傳統。如果緬懷起過去許多從此畢業的俊才,就會不得不令人感受到能身在同門學習,是何等的幸福!

昌平覺建學以來的精神,能夠相傳至今而被我們承繼起來,真的感到十分地燦爛和光輝。……」^{xv}

此外,田久孝翁回想起過去江戶時代的昌平覺,是和設有孔廟的湯島聖堂共同存在的,所以祭祀孔子的聖堂和追求學問的昌平覺應該是一體的,也讓他下定決心在大學裡興建孔廟,讓學生藉由接近孔廟,了解到大學的建學精神;以及透過耳濡目染的教育,讓學生片刻也不忘這所大學教育的精神,也就是昌平覺的精神,於是他決定在大學內設立大成殿。對這一事,田久孝翁曾在《覺窗》以〈建學的精神和大成殿〉為題發表文章,並作了以下的表示:

「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精神殿堂,對於本校而言,也是教育的殿堂。……正如『百聞不如一見』所說的,經由祭拜大成殿,經由自己親眼所見,不僅讓人自

覺孔子的教誨，更有著讓人從自己的心之中去理解的教育目的。……

『行義以達其道』，以此作為本校教育永遠的規範，這也是基於孔子教誨的理想與真理。換言之，這就是昌平黌精神的基本。

建立大成殿的意義就是建學精神的具體化，同時其也蘊含著建設形塑人格的道場之意涵，所以我們要達成將其作為『禮的道場』之目的，並朝向完成光輝的使命，而盡更深一層的努力。^{xvi}」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成建興建之時，田久孝翁於 1986 年（昭和六十一年）、1987 年（昭和六十二年）兩度抵台拜訪孔德成先生，向孔先生報告興建大成殿的計畫，並邀請孔先生於大成殿落成時到磐城市訪問。最後在 1989 年（平成元年），大學的大成殿落成時，孔先生應邀出席了落成典禮與孔子祭，並且以〈孔子的教學方法及其教育目的〉為題，對該大學師生發表演說，同時留下「絳帳春風」的紀念揮毫，孔先生的遠道來訪對該大學有著極大的意義，也讓該大學至今仍對孔先生懷有著無比的感謝與敬意。此後，孔子祭成為該大學每年的重要紀念活動。^{xvii}

後來因受到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大成殿所在的校舍損傷而無法繼續使用，但是該大學以不到兩年的時間重建了新大樓，除了在其中建設了新的大成殿之外，也在新大樓之內設立了「明倫堂」，所以在 2013 年第 25 回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祭暨學校法人昌平黌創立 110 周年記念式典上，現任的學校法人昌平黌理事長綠川浩司，特別將此大樓命名為「昌平黌聖堂」，成為日本的第五座聖堂^{xix}。

由於在孔子祭時，學生必須參加觀禮，校方還會請學生代表與校方代表一起參與祭孔。透過學生親自的參與，有助於讓他們產生更深一層的體會和感受。誠如前いわき短期大學校長佐藤次郎，在 1989 年大成殿落成時所說的：

「……大成殿的建立對於大學人而言，是具體的學習場所，以孔子為中心，再配置四聖像。藉由祭拜的過程來接觸這些實像，加上透過論語的素讀，以此作為大學人修養精神的場所、靜思冥想的據點。」^{xx}

就這樣，透過每年一度的孔子祭，讓學生更加感受到孔子的偉大人格與昌平黌的精神，進而將其深染於心。

（三）重視儒學的研究、推廣與交流

除了透過正規的大學課程推動儒學教育、舉辦孔子祭提倡儒學精神之外，東日本國際大學也設立了儒學文化研究所與東洋思想研究所，專門推動與儒學有關的研究

與交流。對於這兩所研究所在該大學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綠川浩司曾提到：

「在中國，不只是儒學，研究近代哲學或是道教、佛教等領域的學者都十分眾多，因此以學問上的儒學研究或對外的學術研討會為首，舉凡近代哲學、佛教的研究等所有東方思想，都交由東洋思想研究所來全力推動。而儒學文化研究所則是以提倡建學的精神為中心，透過論語教室的舉辦等，教導學生如何去實踐《論語》、儒學，並致力於讓儒學的教誨在學生身上紮根。」^{xvi}

所以儒學文化研究所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儒學精神如何應用在教育現場或社會生活為主題，從事各項研究，並且極積舉辦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他們除了在 2000 年（平成十二年），在該大學舉辦邀請兩岸、韓、日等地的儒學研究者參加的國際儒學學術研討會^{xvii} 之外，也陸續舉辦探討如何在當代應用儒學思想的學術研討會^{xviii}，並積極鼓勵該大學的教職員到國外參加儒學國際會議^{xix}。

儒學文化研究所除了重視儒學研究的深化與探討其當代價值之外，從上可知，另一個重視的課題就是儒學思想的普及化。為此他們從 1989 年（平成元年）起，伴隨著大成殿的落成，開始舉辦一般大眾為主要對象的「論語素讀教室」，透過大學的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教學，教授以論語為主的儒學思想，以此作為推廣儒學的實踐活動。經過多年來的推廣，「論語素讀教室」得到社會大眾良好的評價與回響，許多參加課程的民眾都表示，透過「論語素讀教室」體會了儒學本來的精神。

此外，多年來對於儒學思想的普及，以及提升了區域文化素養所做的努力，不僅得到了當地媒體的肯定^{xx}，當地的許多團體也紛紛邀請該校的教授，對其進行以《論語》為中心的專題講座或演講^{xxi}。由於「論語素讀教室」參加者不限年齡、性別與身分，所以實現了孔子思想中「有教無類」的教導，並且達到了社會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效果。像是一位參加「論語素讀教室」的成員，就在一次的研討會上發言表示，他在參加了「論語素讀教室」之後，讓他重新檢視了家庭的生活，並且了解到「敬」就是讓他和家族或社會等建立起繫絆的根本，所以對於「論語素讀教室」的教授表達感謝之意^{xxii}。從此可見，東日本國際大學透過儒學文化研究所，多年來在大學所在之地從事的儒學思想推廣工作，不僅讓儒學思想和孔子的理念得到當地居民的認同，更成為引導他們面對人生的指針之一。

除了儒學文化研究所之外，該大學的東洋思想研究所的主要目的，誠如綠川浩司所說：

「在平成二十年九月的雷曼風暴之後，東方思想特別受到注目，在這樣的世界

潮流下，把東方的思想向世界傳播出去就是成立東洋思想研究所的最大意義。」^{xviii}

因此東洋思想研究所就是以建學精神的儒學為首，再擴及到佛教、日本哲學等主要東方思想，並對其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與研究。^{xix}此外，透過研究會、演講會和學術研討會，提供儒學、佛學，以及其他東方重要思想，進行多元交流的互動平台。此外，東洋思想研究所也積極推動，東亞各相關研究機構的交流活動，除了許多拜會與參訪活動之外，他們更與韓國的成均館大學和大陸的山東大學在2011年，於山東大學共同舉辦中日韓三國國際學術研討會^{xx}，希望藉由這樣的交流活動，讓東日本國際大學在儒學思想的基礎之上，能與其他東方思想、哲學進行對話，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一方面再認識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進而理解其他的文化。

最後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後，該研究所更扮演起推動福島精神復興的積極角色，透過舉辦跨領域的系列演講，鼓舞學子與當地民眾走出陰霾，並且肩負起羅盤針的使命，認為在今天福島所發生的事，也有可能在日本其他地方發生，今日福島邁向復興之道路，應可作為日本未來的參考，所以該研究所積極地從受災地的視角出發，提出災後諸問題的解決方案^{xxi}，這樣的作法也正是該大學「行義以達其道」的建校精神的具體展現。

三、結 論：推動儒學思想對於學生的助益

東日本國際大學長年來致力於在大學教育中提倡與實踐儒學思想，也讓該大學學生呈現出不同於其他七百七十所大學^{xxii}的人文特質，而頗受各界的好評與肯定，並且具體地反映在每年該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都超過90%的優異表現上^{xxiii}，對於就業冰河期的日本現在來說，該大學的畢業生在找工作上，能有這樣順利而亮眼的表現著實不易。其實這也和該大學的學生四年來受到儒學思想的薰陶，有著密切的關係，誠如該大學的事務長佐藤可一所說：

「在大學校園中總是可以聽到不同的學生大聲問好的聲音，對於能夠向人問好，以及聽到別人問好時能夠確實的回應這件事，如果沒有從日常生活中開始培養的話，是不可能一個晚上就養成這個習慣的。而我們的學生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之中，接受著這樣的訓練。」^{xxiv}

如此重視「禮儀」、「禮貌」的教育環境，在日本高等教育中實不多見，這也使得該大學在教導學生實踐《論語》中「修己以敬」的教誨時，讓學生在參加就職活動，

與其他學校的學生競爭時，讓更容易獲得企業面試者的青睞。而該大學則可透過高就業率作為招生的口碑之一，以確保該大學的高報名率和高入學率，達到學生和校方雙贏的局面。

除此之外，由於該大學對於儒學思想的重視與提倡，所以學生不僅將「行義以達其道」的建校精神深染於胸，更進一步化為具體的奉獻行動，根據統計，該大學的學生中，有八成的學生在課餘投身參加志工的活動^{xxxv}。這樣的結果，一方面對校方而言，正是落實《論語》中「人能弘道」^{xxxvi}的精神之明證；另一方面對學生而言，他們在學習昌平覺精神與儒學思想之後，進而投身有益社會的公益活動，除了是「君子學道則愛人」^{xxxvii}的精神之具體實踐之外，學生積極與主動的姿態，也呈現出完全不同於時下日本草食青年或宅男宅女的正向性格，成為該大學學生在求職時的另外一項優點，使其容易在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最後，除了一般的日本學生之外，在該大學中約有二百多位來自外國的留學生，其中像是來自尼泊爾、緬甸、越南等地的留學生，在到了東日本國際大學留學之前，很多人對孔子或儒家思想的了解都不深，甚至不了解，但是透過到了大學學習與親身感受之後，許多留學生也變得和該大學裡的其他日本大學生一樣，親切的向人問好，並且在許可的範圍內投身志工的行列。讓許多不同國家的學子都可以接受儒學思想的薰陶，這也可以稱得上是，東日本國際大學將儒學思想，傳給了來自世界上不同的區域的人們，有助於儒學思想的國際化。以上即是東日本國際大學的教育理念，與其提倡與實踐儒學思想的具體作法，以及此舉對該大學學生所產生的正面意義。東日本國際大學對於推動儒學思想的努力和成效，也使其成為在當今日本高等教育中難能可貴的典範。

徵引書目

《3.11 からの挑戦—Team SHOUHEIKOU》，福島：財界 21，2013 年。

山岡莊八：《徳川家康》，東京都：講談社，1973-1974。

衣笠安喜：《思想史と文化史の間—東アジア・日本・京都》，東京：ペリカン社，2004 年。

玉懸博之：《近世日本の歴史思想》，東京：ペリカン社，2007 年。

佐久間正：《徳川日本の思想形成と儒教》，東京：ペリカン社，2007 年。

東日本国際大学東洋思想研究所：《いわきから問う 東日本大震災—フクシマの復興と日本の将来》，福島：昌平覺出版會，2013 年。

《研究東洋》第三号，福島：東日本國際大學出版會，2013 年

張寶三、徐興慶合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2008年。

張崑將：《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

《儒学と仏教の智慧を現代に生かす》，福島：東日本國際大學出版會，2008年。

鈴木健一：《林羅山年譜稿》，東京：べりかん社，1999年。

藤沢衛彦：《「昌平黌」の歴史と目的」～孔子の教えを礎に、日本人づくり・国づくり～》，<http://www.shk-ac.jp/hiu/outline/history.html> 中的參考文獻。

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東京：IN 通信社，1996年。

i 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東京：IN 通信社，1996年），頁1-2。

ii 像是在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之時，該大學面臨了地震與核電廠輻射外洩的雙重危機，由於該大學教職員即秉持著「行義以達其道」的精神迅速應對，讓所有學生得到妥善的照顧，所以在新的學期所有的學生（包含留學生），都繼續回到大學報到，使得該大學成為關東、東北一帶，少數學生人數沒有因為震災影響而減少的大學之一。這樣的作法得到私立大學協會的肯定，所以在2011年7月的研修會上，特別請東日本國際大學的代表向其他私立大學作專案報告。請參見《3.11からの挑戦—Team SHOUHEIKOU》（福島：財界21，2013），頁41。

iii 以大成殿為首的主要建築物亦被稱為「川島聖堂」。請參見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頁29-30；以及維琪百科對於湯島聖堂的解釋，<http://ja.wikipedia.org/wiki/%E6%B9%AF%E5%B3%B6%E8%81%96%E5%A0%82>。

iv 在1903年（明治36年）創立了「昌平夜學中學校」，後來在1936年（昭和7年）改名為「昌平中學」，後來1948年（昭和23年）因為學制改制的關係，再度更名為昌平高等學校。

v 昌平黌短期大學後來於1972年更名為いわき短期大學。

vi 山岡莊八是二十世紀日本著名的國民文學家，在眾多傳記小說中，以花了十八年撰寫，多達五百多萬字的《德川家康》最為有名，據統計這套書銷售量超過三千萬冊。

vii 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頁103-104。

viii 同上註，頁125。

ix <http://www.shk-ac.jp/hiu/education/founding.html>

x 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頁127-128。

xi 同上註，頁107。

xii 同上註，頁194。

xiii 《論語·里仁》，4：5。

xiv 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頁195。

xv 同上註，頁151-152。

xvi 同上註，頁161-162。

xvii 同上註，頁153。

xviii 孔先生在平成三年時，再度受邀參加孔子祭，並以「儒學和現代化」（儒教と現代化）為題發表演說。

xix 《第25回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祭 学校法人昌平黌創立110周年記念式典 次第》（福島：

- 東日本國際大學，2013），頁 2。
- xx 鶴蒔靖夫：《心の革命—東日本国際大学の挑戦》，頁 156。
- xxi 《3.11 からの挑戦—Team SHOUHEIKOU》，頁 132。
- xxii 例如在平成十二年，於該大學舉辦的「關於二十一世紀儒學文化國際會議」（「21 世紀儒學文化に関する国際会議」）
- xxiii 平成十三年舉辦以「家庭和學校—儒學的職責」（「家庭と学校 儒学の果たす役割」）為主題的學術研討論；平成十四年舉辦「關於儒學與和平經濟學國際會議」（「儒学と平和経済学に関する国際会議」）等。
- xxiv 例如在平成十六年該大學派代表到馬來西亞參加「儒學國際學術會議」。
- xxv 例如福島縣政府的廣播電台，在 1997 年（平成 9 年）8 月 23 日的節目裡，在介紹該縣具代表的文化活動時，就詳細介紹了「論語素讀教室」的內容以及學員們認真學習《論語》的姿態。
- xxvi 例如在平成二十年、平成二十一年連續兩年 NHK いわき文化講座均委請該大學的教授，開設了三個月的「學《論語》」（《論語》を学ぶ）系列講座。
- xxvii 《儒学と仏教の智慧を現代に生かす》（福島：東日本國際大學出版會，2008 年），頁 63。
- xxiii 《3.11 からの挑戦—Team SHOUHEIKOU》，頁 132。
- xxix 同上註，頁 124。
- xxx 2013 年，於磐城市東日本國際大學校內，再次舉辦中日韓國際學術研討會。
- xxxi 《3.11 からの挑戦—Team SHOUHEIKOU》頁 145 - 149；東日本国際大学東洋思想研究所：《いわきから問う 東日本大震災—フクシマの復興と日本の将来》（福島：昌平巒出版會，2013），頁 3-4。
- xxxii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至 2012 年 5 月為止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合計共有 771 所。請參見 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kouritsu/index.htm。
- xxxiii 該大學近幾年的畢業生就業率分別是：2008 年的畢業生就業率是 100%；2009 年的畢業生就業率是 92%；2010 年的畢業生就業率是 95.8%；2011 年的畢業生就業率是 92.2%。
- xxxiv 《3.11 からの挑戦—Team SHOUHEIKOU》，頁 54。
- xxxv 同上註，頁 54。
- xxxvi 《論語·衛靈公》，15：29。
- xxxvii 同上註，〈陽貨〉，17：3。

【論文外國語要旨】

日本高等教育對儒學思想的提倡與實踐

—以東日本國際大學為例—

郭 飛 鴻

位於日本福島縣磐城市的東日本國際大學，承繼起從江戶時代以來，林羅山及其後昌平黌（昌平坂學問所）等，重視儒學思想與推動儒學教育的傳統，以《論語·季氏篇》中的「行義以達其道」，作為該大學建校的精神與目標，希望藉由儒學思想與高等教育的結合，培育出兼備專業知識與人文涵養的人才，為所在之處的和平與繁榮做出積極的貢獻。

為了達成「行義以達其道」的建校精神，所以對於儒學教育的提倡與實踐，成為了該大學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除了規定《論語》成為大學的必修課程之外，更在校園裡設立大成殿，透過每年的孔子祭和儒學專題演講的舉行，讓學生耳濡目染孔子的偉大人格，以及儒學思想的深刻內涵。此外，為了彰顯儒學的理念，該大學也設立了「儒學文化研究所」與「東洋思想研究所」，一方面作為專門研究儒學思想的學術機構，從事各項學術活動，以及與國內外儒學研究者進行交流；另一方面，其更兼具了向大眾推廣儒學思想的社會教育功能。

透過多年來努力，不僅讓儒學教育成為該大學最大的教育特色，也讓深受儒學思想薰陶的學生們，能在日本經濟不景氣之時，於畢業後順利就職，使得該大學推動儒學教育的做法，逐漸受到各界的矚目。

關鍵字：昌平黌、東日本國際大學、儒學教育、孔子祭

Moral education and "mono no aware"

MIZUNO Yuji

This essay discusses Motoori Norinaga's concept of "mono no aware". Norinaga is generally perceived as rejecting Confucianism and emphasizing "mono no aware". However, Norinaga believed that humans are in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kami*. This means that humans are also in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mono no aware", a set of values established by *kami*. In other words, Norinaga not only rejected Confucian values, but also "mono no aware" as well. He criticized humans – who possess only limited intellect – for pretending to know the will of *kami*.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narrative for Fukushima – children, ‘education’ and local communities –

MAE Masanao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interpret certain narratives produced after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and to analyse the process of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children’, ‘education’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m,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and from the ‘clinical’ *in situ* point of view. This reinterpretation, comparing the discourses which have been formed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amaged area to the *inner reality*, strives to draw the future of child’s ‘education’ in Fukushima.

By examining different methods of analysing the process of verbalisation of our inner life, especially the ‘clinical’ *in situ* method, – to find the way by which someone manages to obtain her/his own language and to *face* others’ narratives –, we studied the problems posed by the certain discourses which have been form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damaged area regarding children’s ‘care’ and ‘education’.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ree narratives from children at the end.

The First Rece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urope

SEKIZAWA Izumi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Aristotelian schema on linguistic signs, present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De interpretatione*, the written language is a sign of the spoken language, but not (directly) a sign of what is in our mind, neither of reality. In other words, the written language does not ever function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the spoken language and each written character can function as a sign only by the virtue of the fact that it represents a sound.

Roger Bacon,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semiologist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relying on the *Itinerarium* written by William of Rubruck, developed an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single Chinese character, composed by different parts (*literae*), represents one word (*dictio*). Thi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modern one which considers Chinese characters as logogram.

The *Coimbra Commentaries* – publishe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one of the philosophical fruits of “the age of discovery” –, however, categorised Chinese characters as hieroglyphic script, together with the Egyptian hieroglyphs. According to a counter argument which appears in the *Commentaries*, this type of script directly represents a thing (*res*) without the virtue of sounds. The authors do not admit its validity as a counter argument, saying that such characters are not a script in the proper sense, but just a kind of figure. Interestingly, however, they emphasis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se characters and the mathematical symbols, which serve to improve our science. This view predicts Leibnizian admi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 A part of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26370083.